

王刚小说系列

英格力士

王刚 著

小说中少年和英语教师之间的纯真友谊写得感人至深，对特殊时期的知识分子心态刻画得也入木三分。我真诚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莫言

中国工人出版社

王刚小说系列

英格力士

王刚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格力士 / 王刚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12

(王刚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5008 - 5346 - 6

I. ①英…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4039 号

英格力士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宋 杨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 62350006(总编室) 010 - 82075934(社科文艺分社)
010 -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 - 62045461 62005042(传真)
读者服务 010 - 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 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7. 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作家多出自农民。农民的眼光看农民中国，才能看懂，才能看真切，才能会心一笑。所以成名的中国作家多是农民，大作家就更是农民。山东农民，陕西农民，河南农民，都产生了这片土地最优秀的作家。就连最优秀的先锋派作家，也是出自江浙农民。农民作家的思想比土地还要丰满，邪恶，粗壮，博大。把我们这个有随地吐痰习惯的民族气质，表现得细腻，激烈，而富于村庄美感。

一个国家，如果永远都是农民在写作，或者说他们都以为仅仅农民才是自己民族的大作家，那这个国家的精神世界会是多么单调？

不错，我们是一个农民大国。农民的气息如同袜子的气息那样涌动在北京、上海的楼群里。不错，乡土写作仍然是那么骄傲，让那些本

不是农民的知识分子们也渴望被黄土、黑土、红土埋掉大半个身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说自己接了地气。

其实，中国的现实早就变了，连最后一滴纯净的水都已经被嚣张的城市气流污染，那我们这些从小就蠕动在机器、路灯下的小虫子们还坚持说自己永远是乡村的遗物——岂不是无视现实与体验？

我用与农民作家不同的目光看到了自己的世界，写出了长篇《月亮背面》、《英格力士》、《福布斯咒语》（上下卷）、《关关雎鸠》，还有一些中篇小说，有空大家可以看看。

王 刚

第一章	1
第二章	18
第三章	49
第四章	64
第五章	91
第六章	116
第七章	139
第八章	157
第九章	167
第十章	189
第十一章	209
第十二章	239

259	第十三章
305	第十四章
327	第十五章
333	第十六章
359	第十七章
377	第十八章

第一章

1

那年春天，可能是五月份，乌鲁木齐被天山上的阳光照耀得欢天喜地，我像满天飘扬的雪片一样，从窗户里进了学校，然后坐在窗前的位子上，看着外边的大雪和太阳。乌鲁木齐就是这样，经常是太阳和雪花朝你一起冲过来，而且是在春天的五月里，在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口里人连田野和桃花看得都有些烦的时候。

阿吉泰进教室的时候没有人喊起立，教室就像是河边的原野，我们是欢快的昆虫，没有注意到她进来。她朝前边走了几步，李垃圾叫了一声，我们的目光才集中在了阿吉泰身上。

因为我们没有把握，我们没有想到阿吉泰还真的会来。

我以为她多一半不会来了。

阿吉泰站在讲台上，她没有说话，眼泪就先流了出来。

你们肯定已经猜出来了，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男孩儿都会心情沉重，因为阿吉泰要走了，而且她长得漂亮，她皮肤很白，她是二转子，对不起，二转子是乌鲁木齐话，我得翻译：那就是她妈妈是维族，她爸爸是汉族，或者相反，她爸爸是维族，她妈妈是汉族。

我们从去年开始就不学俄语了，从今天开始就不学维语了。我们对任何语言都不感兴趣，我们只对阿吉泰这样的女人感兴趣，尽管她是女老师，可是她的脖子和她的眼泪都是我在黎明时比太阳还渴望的东西。

阿吉泰要走了，你们知道我这句话的分量吗？

她看着我们大家，那一刻所有的男生都屏住了呼吸，像要等着被宣判一样，关于阿吉泰的传说这些天就很多了，有人甚至说她昨天已经上了一辆大卡车，坐在前边的驾驶员旁边，去的地方是喀什噶尔，那是她妈妈的老家。谣言毕竟是谣言，现在她还站在台上，看来李垃圾是对的，她还要来上最后一课。

阿吉泰转过身去，我看见了她的腰，还有腰下边的部分，它们在扭动，像是乌鲁木齐河边夏天的榆树叶，在风中轻轻摇晃。然后，她用手中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五个字：

毛主席语录。

她勉强写完这几个字，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她转过身来，用汉语说：

我不想走，不想离开你们。

男生噢的一声，开始像麻雀一样地飞来飞去，就好像那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天空。

阿吉泰看着我们这样，她笑了，她的笑像谁呢？有谁的嘴唇能跟她比？

李垃圾突然大声喊起来：

毛主席万岁。

全班都笑了，这次也包括女生。

然后，然后是大家和李垃圾一起喊：

毛主席万万岁。

阿吉泰等欢呼声停止之后，才说：

你们真的那么想学维语？想让我留下？

教室静默下来，阿吉泰想错了，男生们对任何语言都不感兴趣，连汉语他们都不想学，更不要说维语，而女生们已经盼望了很久，她们等待的是英语课，ENGLISH 很快将会像第一场春雨一样荡漾在你们看来是那么遥远的天山，降临到乌鲁木齐的河滩里，以及在学校旁边十七湖的沼泽上。

阿吉泰的目光忽然停留在了我的脸上，她看着我的眼睛，说：刘爱，你一直在发愣，你在想什么？

我的脸红了，全班都看着我，我站了起来。

阿吉泰还是第一次这样问我，我变得口吃，我说：什么也没想。

她笑了，说坐下吧。

我犹豫了一下，说：阿老师，你……

她说：我说了多少次，你们不要叫我阿老师，要叫阿吉泰老师，以后就叫我阿吉泰吧。反正我以后也不当老师了。

我说：你不会走吧？

她说：要走了，到商业上去。

我坐下后，心想什么叫到商业上去？那就是说，她今后会在商店里？她会去哪个商店呢？

阿吉泰说：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学英语，昨天我见了你们的英语老师，是一个男老师。他叫王亚军。

男生立即“噢”的一声，表示不屑。

阿吉泰笑了，说：好了，下课吧。

阿吉泰在我们的注目下走了出去，我又一次地凝视着她金黄色的头发像湖里的水草一样地在飘荡。

窗外的一切都像雪花一样地游手好闲，我朝高处望去，天空蓝得简直让我想哭，男孩儿的眼泪尽管不像女孩儿的眼泪，但是你们没有见过我童年时乌鲁木齐的天空有多么蓝，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在你们面前流出泪水。

其实，心情沉重的不光是我一个男生，而是全部，甚至包括李垃圾这样的人。

女孩儿在看天空的时候，没有说她们想哭的，于是我怀疑回忆是不是经常出错，面对那些说不出道理的色彩百感交集的为什么总是我这样敏感的“儿娃子”？他长着球巴子，在五年级一班的教室里，他已经有些变声，他对天空的迷恋程度远远超过他

同班的女生，尽管她们身上的衣服连补丁都是有色彩的。

儿娃子和球巴子都是我们乌鲁木齐话，如果你们口里人和外国人硬要让我又一次翻译的话，我得慎重一些，然后说：就是长着鸡巴的男孩。

很静很静的，没有人再说话：

俄语走了，维语走了，英语就要来了。

2

童年的忧郁经常远远胜过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

我们想的当然不是死亡，而是出生，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儿娃子，我发现自己内心的难过有时比黑夜还要漫长，我会忍不住地望着雪山和天空发愣，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呢？我为什么要生在新疆乌鲁木齐这样的地方，五月份，甚至是六月份都会突然下雪，然后就是满地泥泞。春天里，到处都是冰雪融化的积水，我走在泛着阳光的路上，感到四面八方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很远的地方，总有银亮的东西在朝我眨眼，在停课的那些日子，我不止一次地去天际边，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像水一样地闪光。我去过雅玛里克山，那儿除了泥土就是沙子，还有西山公墓，经常枪毙人的地方。

我从小就感到乌鲁木齐是孤独的，或者说我是那儿孤独的孩子。

四岁那年我随父母回过一趟南京，路途遥远得都让我绝望

了，我以为永远到不了目的地了，当见到了这样一座巨大的城市时，我被许多高楼，还有那么多人冲击得头晕目眩。

妈妈说：那是爸爸妈妈长大并且上学的地方，你看，这种树叫法国梧桐。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法国这个字眼。

法国在哪儿？

在哪儿？在欧洲。

欧洲在哪儿？

在海的那边。

海在哪儿？

很多地方都有海。

那我为什么没见过？海在哪儿？

新疆没有海。

为什么新疆没有海？

过去曾经是一片海，后来干了。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在那个海都干了的地方？

爸爸看我这样问，就接过话题，说：

没有海，可是有天山。

妈妈说：每年春天里，天山冰雪融化成水，流到乌鲁木齐河里……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在乌鲁木齐？我不想生在那样的地方，我想生在这儿。

其实，那天在南京的街头，我本是想说：

我想被你们生在这儿，生在南京。

父母不好意思地对望了一下，他们在微笑，那里边有爱意。

妈妈说：为什么要给你起名叫刘爱？

我不想听了，妈妈原来说过。

我说：我头晕。

我立即让我的脑子去想别的。从小我就有这样的本事，当我不想听什么了，我立即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并让它们走进天空，山里，或者我直到今天了还没有见过的大海。

真的，没有什么事比被迫出生这件事那么悲壮了，就是说你一出来，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无法改变。

你在一个荒蛮的地方，渐渐长大，你喝的不是长江和黄河的水，你喝的是天山融化的雪水，你会在长大以后发现，你长得都跟南京这个地方的人不一样，你的皮肤有些粗，你说话的腔调让内地人笑话，尽管你对他们说了，我们乌鲁木齐是一座城市，可是他们仍然会问：

你们上学都是骑马去吧？

被迫出生在乌鲁木齐，那是我，可是父母呢？他们是被迫去的吗？真的，他们为什么给我取了一个这样不男不女的名字：刘爱。

爱是一种仁慈，是一种高贵。这样说是不是很做作？刘爱，刘爱。这真是一个做作的名字。

那天的南京很热，空气像是被火烧着了一样，我吃完了最后一块鸭子之后，父亲带着我和妈妈去买了一台留声机，然后他提

着留声机和妈妈走在前边，我跟在他们身后，沿着法国的梧桐走着，拐了一个弯之后，进了一座木头搭建的小楼里，父亲敲开了他同学的家门，他们对坐着，彼此看了一下，他对同学说：明天就要回新疆了，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同学的眼睛有些湿了，说：我昨天又看了你寄给我的那张照片。

父亲谦虚地笑了。

我说：我要看照片。

同学从抽屉里拿出来，递给我，说：刘爱今后也跟爸爸一样。

照片是一座建筑，我一看就知道是民族剧场。我曾经在里边看过电影和维吾尔族演的歌舞，他们敲打的那叫手鼓，他们的嗓子比我们响亮，他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去想：我们为什么要生在这片没有海的地方。

灰色的照片：圆的穹顶，还有白色的石膏柱……爸爸是设计师，这是他的作品。

爸爸接过照片，看着，显得有些骄傲，说：我今天又给你带来一张照片，是我们全家在这儿的合影。

妈妈拿出来照片，递到同学手里。

我们一家三口在民族剧场门口，爸爸托着我，妈妈挽着他，我的头好像把爸爸的眼镜碰歪了。

同学看着照片说：刘爱跟你长得真像。

爸爸说：主要看建筑，人其实无所谓。

同学从柜子里拿出一张唱片，说送给你。

然后，他们打开留声机，把唱片放在上边。

音乐响起来。

我问妈妈说：为什么没有维族人手鼓的声音？

妈妈说：这是小提琴，还有钢琴。这里边没有手鼓和弹拨儿。

我说：我不喜欢这种声音。

其实，我当时想说的是，我听不惯那种声音。乌鲁木齐没有这种声音，它给我最多的音乐就是维吾尔人的手鼓和热瓦甫。记得在小的时候，有一首曲子在流行：我的热瓦甫。那是非常好听的东西，我敢向你保证，那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它说尽了新疆的荒凉和博大。可是，现在母亲和父亲竟然要听这种东西。说它是小提琴。而且，父亲的同学反复对他说了作曲家的名字叫格拉祖诺夫。

真是让人羞愧难当，我今天非要写出格拉祖诺夫这个名字。就好像我也是一个事儿妈，喜欢说说这些名字，实在是在这部小说里边，格拉祖诺夫和他的小提琴就是一个不谐和音，或者像是一个扎进手上的刺，始终萦绕在我的四周和我的身体里。

我不熟悉那种声音，我听了很短的时间，就睡着了。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梦，但梦里的东西有的是假的，比如南京和格拉祖诺夫，有的是真的，比如乌鲁木齐和我的热瓦甫。

博格达峰就在我的前方，那儿是乌鲁木齐河的发源地。

在清冷的五月，我走在泥泞里，阳光灿烂，我手里提着饭盒显得亮晶晶。我是去给父亲送饭的，他早晨说中午就不回来了，他要尽快把那幅画画完。

剧场的对面搭起了一面墙，爸爸站在脚手架上，他刚画完了一个人的头像，现在正在画他的肩膀，在我们所有人都很瘦的时候，那个人却挺胖，他就是毛主席。

我走到跟前，说：爸爸，吃饭了。

爸爸没有理我，他仍在聚精会神地画着。

我说：爸爸吃饭。

他没有回头，说：像吗？

我看了看，说：好像是少了一只耳朵。

父亲说：你懂什么，那叫透视规则。

我说：就是少了一只耳朵。

父亲有些生气了，他停止了画画，把眼镜正了正，从脚手架上往下爬，他的姿态灵活，像是西公园里的猴子，攀伏在钢管和木板之间，晃悠了几下之后，他跳了下来。

我看他额头上都是汗，就说：画画很累，是吗？

他说：那要看画什么了。

我说：你看，是不是少了一只耳朵？